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秘聞錄

作者簡介：退役旅遊記者。為了練習講故仔給（不知道會不會有的）女兒聽，才寫小說。

陳貽

清兵衛

Case 1.33

「Waitress！給我一杯水。Beth我跟你說，那時我剛在LA回來去了Pacific Place，入去LG只是在賣鞋的櫃位逛逛，那個滿臉白粉的Sales，啐！竟然只是望了望我一眼，裝作不見不聞，走去玩電腦！然後我Boyfriend從我的包包中拿出手機給我聽，她見到我的包包才肯笑住走過來！但你知道我最最最憤怒的是甚麼？是她跟我講國語！Shame on her！我跟她說廣東話，她竟然笑笑的扮我的LA口音！Oh my fuxxxxx God——我想要一杯水呀Waitress！那麼久。唉，為了懲罰她我就要她拿了九對鞋給我試穿，試了款式又試size，玩死她！勢利又小家的Sales！我最憎恨香港了，都是這種女人！人家拿個貴的包包就跑過來跪拜，Come on girls！這算得甚麼？才四萬元啦……搞錯！我的水在哪裡？她們的服務態度怎麼了？」

歷如早已預料般順手拿出手機，在按鍵時還是有點猶豫，但他不知道郭越嘉其他親人的電話號碼，否則，由親人轉述丈夫受重傷的消息予一個快將臨盆的女人，一定較好，是吧？

想到柏驪，彭冠歷在此祝禱胎兒沒有影響她過往的堅固性格。曲奇在和煦的光線下變得堅固，明明指尖還記得那柔軟觸感，轉眼它就乾脆掉。郭越嘉的臉映在燭爐玻璃前，意圖用烤溫帶他離開現實。僅獲得半晌的抽離神遊，又被柏驪的語音拉回來。

「就這樣決定吧。」她平淡的聲線習慣地表露她的內隱的激動，郭越嘉沒有即時回應。「好嗎？」平日他可以一百巴仙確認那是表裡不一的以退為進，但今次，他沒有把握。

「你不作聲是怎樣？」柏驪沒有如常的挨在廚房門邊，而是站在門框的正中，對於她的提問，郭越嘉「嗯咳」了聲。

如此拉鋸的場面總是循環上演，郭越嘉察覺今次的決定就是往後日子如何的決定。他常幻想自己會走到所謂的分岔口，一邊是變成窮如賤土的化糞池路，一邊當然是暴富大道。大堆近似的選擇，諸如此類，總在他腦內閃閃。而今日就是意想不到忽爾降臨的大分岔日。

曲奇傳來焦香，他機械式地拉開門，用厚棉手套輕拉焗盤，用小夾子靈巧地將曲奇放到瓷碟上攤涼，期間，柏驪眼神沒離開過他。宛如飛機未起飛、不能聽歌不能看電視不能打電動只可翻書的無聊空檔，郭越嘉甚麼都不能做，除非他下令飛機起飛，或者撤離跑道。

「留下吧。」然後，柏驪待了一分鐘才回話，這是回敬他一直的默不作聲：「留下甚麼？」「留下你，也留下胎兒。」

柏驪的死灰臉色，令只有腹部暴脹四肢仍瘦的她顯得更慘，步姿卻仍然挺拔。她坐在長椅，接過楊璞遞來只微溫的咖啡，緊握，彭冠歷等候她開口。

「醫生說他右腳骨折，可以駁回。肋骨也斷了兩段，也可以駁回。」柏驪無力揭開蓋掩，彭冠歷代勞。「但醫生見他昏迷，做檢驗時，發現他有個腦瘤，因為震盪而壓住神經，要立即做手術，否則會失憶，也可能死。那個手術這裡約不來，要去私家醫院，洗費大約要30萬。」語畢，她呷了口咖啡。



「結婚、買育嬰的東西已經用盡積蓄，信用卡最大額度頂多10萬。」「保險呢？」「他斷供了。」柏驪抬頭望向楊璞：「決定結婚時他斷供了，每月的錢轉用來租房子。」

三個人同時數算自己手頭上可調度的錢，說出來，完全湊不出300,000這個整數。「只得不足7萬，我們真可憐。」「我本來不止這數，但用了付舖位的訂金。」彭冠歷不知是在懊悔還是在解釋。楊璞緊接說：「這些醫療費多數有個期限，但不必即時就要付，有時拖過一兩星期甚至兩三個月都是有的，最重要是先轉他去做手術，錢慢慢再想。」

「我們應該拿本錢去澳門嗎？」駱一翹背住正在辦理轉院手續的柏驪問。「看來要在股市上賺回來了。」「Pok，你有內幕消息嗎？」「我？當然沒有。但每個香港人總會認識一兩個股神，我剛才認識一個。」楊璞用手搓揉臉頰肌肉：「就看他幫不幫忙。」

駱一翹的電話響起，確認了不是女友們的凌晨尋慰藉來電：「灑太太，還有吩咐？」「我要你幫一個忙。」「我也想請你幫一個忙。」駱一翹向兩個死黨泛笑。

「或者我常常很猶豫，但決定了，我就不會後悔。」郭越嘉坐在三角形的小摺椅上，面前的酒精爐煮出靚靚咖啡味蒸氣。「真的？」「真的。」「不後悔？」「不後悔，決定了就不後悔。」「那你決定了嗎？」「決定了。」「決定了哪樣？」「決定要跟那三個死黨搞網絡——」他把手搭在柏驪的手背：「以及決定跟你一起。」

擁吻過後，二人坐在帳幕邊分享咖啡。「你猜以後我們會記得這一幕嗎？」「會吧。」「你會時時記起嗎？還是我提醒你才會記得？」「回憶嘛，就是平日不會想起，但想起了又很珍惜才對呀。」「你總是迴避問題啊。」「這是本人的強項，失禮。」「你真的會跟他們搞網絡公司嗎？」「會啊，讓我衝刺幾年吧，賺到了錢，就娶你。」「呵呵，那可要等等好久吧？」「不會的，搞生意是夢想嘛，靠記者的糧養不了家。」正圓的太陽從粉紫的海平線升上來：「我永世不會忘記此刻的。」柏驪蹩手，把身體縮到郭越嘉的臂膀內。「我也是。」

仍然是珍珠色的Bentley。才幾小時，駱一翹又回到車上，旁邊仍是那個貴婦人。「我很矚，長話短說。我要你幫那個女人洗腦。」灑太太手肘支在車窗框，拇指食指捏着眉心，閉着目說。「洗腦？」「我的兩個助手，如你所願，被警察帶走了問話，弄得很麻煩。你最好代他們完成任務。」「真不走運。」「是啊，無端的朋友會遇上橫禍，剛好警察又到酒店訊問。」「巧合得可怕。」「總之，我另一個腦科助手會幫那女人做手術，而你負責監工。」「有這需要嗎？」「有，我的腦科助手腦袋也是有點問題的。」「了解。」「你直接說你要幫忙的事吧，我很矚。」

「那個不走運的朋友要30萬手術費，否則醫好了也要失憶。」灑太太此時望住駱一翹，宛如一副主婦到肉檔前跟肉販買肉的口吻：「那，你就用那女人的記憶來換你朋友的記憶吧。」

笑。「我是大笨蛋，你就是小笨蛋！」雖然罵了，她還是抱起仍然可愛天真的我，逗得我笑聲如鈴鑼般飄散。「我們是笨蛋兄妹！只愛妳，大笨蛋姐姐！」稚嫩的嗓音在腦袋一直徘徊。是多久的記憶？腦中的記憶逐漸恢復，一點一滴的串聯了起來……永遠，在我跌倒時總有她在扶我一把，疲憊的時候她便是我的依賴、被欺負後只有她為我出頭。她從來不是把愛掛在嘴邊的人，久而久之，連我也大抵忘了自己有多愛她。

我以前覺得姐姐像一隻刺蝟，總把身邊的每個人刺個半死，讓人不敢靠近她半步；但原來她身上的刺便是她的武器，亦是因為她身長滿了刺，她才能在這個殘酷現實的城市生活下去。不斷的利用、無止境的出賣，這些我一直瞧不起的生存手段，原來是保護我和這個家的唯一方法。心像被一把利刀同時刺穿，流出濃濃的鮮血，卻洗滌不去我的罪惡！面對這樣軟弱的姐姐，心裡總有着自責感和抱歉。

我逐漸走向她，望着她那聳動的肩膀，那單薄瘦弱的身子，也不知該說些甚麼話去安慰她。伸出雙臂從後環抱着她，她背部抵着我的胸腔，姐姐的體溫異常的冰冷，我希望透過自己溫熱的身體讓她得到一絲的安全感。姐姐驚愕的瞪大雙眸，疑惑的側首正想詢問之際，我輕聲的在她耳畔道：「這些年來真的辛苦妳了，大笨蛋姐姐。」她緊盯着我，然後嘴角彎起，我倆心底的感受像五味雜陳般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她是明白的。並沒有什麼好比親情更難以取代，只有家人才能無懼歲月每分鐘的洗禮，把心緊緊的扣在一起。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試筆

黎潔茵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風雨中，我的獨白

我是一棵樹，一棵守在佐敦道的木棉。

今天又颯風了。這年頭颯風愈來愈密，愈來愈狠。日子，也愈發難熬了。上星期二那甚麼黑格比一吹，街口新來的相思倒了，街尾的老榕樹塌了。照樣子看，我大概也命不久矣。

汽車飛馳，濺起泥濘，糊在莖上。花花綠綠的傘，來來往往，熙熙攘攘，根根阡陌踏過，遍地紅花踐過，前推後擁地回到建築物的懷內。

轟隆一聲，光箭射中了地面。驀地，世界停頓了，四周漆黑一片。只有風仍嘯，雨仍打。

我好像回到了那未有電燈的時候。知道嗎？年輕的時候，我可受歡迎了。村民採紅花熬五花茶，集白絮製棉衣；婦女撿起朵朵火紅，小孩在片片雪白中追逐。乍暖還寒的早春，我這一火炬帶來生氣；炎熱悶人的正夏，我那一陣飄雪也引來涼風。

街燈閃了一閃，又甦醒了。我這才看清風的瘋癲、雨的猖狂。我在風雨交加中苦苦支撐。「轟轟轟……」雷聲撼動了大地，雷電劈開了夜空，卻劈不開烏雲。

那時候也會颯風。風夾帶着雨，帶走枯葉，沖洗莖幹，滋養根柢。家家戶戶透出微弱的燭光，母親和孩子的影子融為一體，父親的影子在門前踱步，欲窺農田。風雨過後空氣清新，萬物朝氣蓬勃，好不舒坦。

風雨漸強，打落葉片，擊下細枝。我用力抓着泥土，卻仍隨風搖晃，身體吱吱作響。一剎烈風夾雜着垃圾襲來，雨點如子彈般擊中我，樹幹彎曲了，「啪」的一聲，我已橫臥街頭。看着因生長空間不足而萎縮的根、灑遍殺蟲劑的莖、佈滿厚厚灰塵的黃葉，我很滿意自己的處境，現在終於可以逃離這氣候反常、空氣污濁的鬼地方，回到過去，回到那重視我、愛惜我的時候……

朦朧中，我看見了雨停了。天上飄下片片白雪，是真正的白雪。我不感奇怪，早就從地上的報紙知道了氣候反常，也做好心理準備了。而這裡有了真正的白雪，也不再須要我的白絮了。我第一次躺在綿綿白雪上，徐徐睡去。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詩意偶拾

馬克

詩三首

(一)絲綢

從江南養蠶女的竹籬裡
便做那個輕盈的夢
你夢歌女闌袖舞步的聲聲絲絃
你夢西出古長安的馬隊駝鈴
張鳶走過去了
子子孫孫們也走過來了
而江南那個養蠶女呢
江南那個養蠶女的竹籬呢

時裝晚會上漂亮的模特兒
向人們展示你的風采
呵 你是個沒有絲點的話題
多少個彩虹一般的夢讓世紀風吹過去了
人們還在傳誦
你的故事

(二)星星、童話與我們

那顆星星為什麼一去就不復返了呢
那顆亮燦燦的小星星吶
你可看見我飄飛的縷縷思戀

正是春雨瀟瀟
夢也飄飄的季節
我的淚水沖塌堤岸
那顆星星遠去就遠去了吧

我坐在菩提樹下開始思念
思念遙遠而又親切的日子
我的手顫抖地撫摸着你
你的馨香
你的溫柔

那顆星星已成了昨天的童話
我就給你講童話吧
就像昨天望着阿姨那片靜靜的湖
今天明天也一起走進童話
只是這童話披着黑色的衣衫

那顆星星從藍幽幽的夜幕上隕落了
我和你依然朝前走着
把我們綴在夜幕上吧
你與我不是要發光麼

(三)谷地

圓圓的往事
被歲月的利齒敲碎了半邊
靈魂便被放逐到
荒蕪之地
像一個潦倒日子的老頭兒
詩之矢終於無法把厚厚的牆射穿
堤岸的柳
扭起笨拙的腰肢
一如十月懷胎的孕婦
舞之美樂之美一起迷途
季節懶散地躺在黃色的沙崗上
一任潑辣的七月陽光
狂吻
所有的觸覺神經瞬間全部癱瘓
宛如一個敗北的男人

一扇門寂寞地打開
空屋滿目惆悵
坐等放逐的往事重新翻開那本
塵封已久的日曆

試筆

崔若淳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我倆

日子隨着時候飛快的逝去，不知不覺，我已經十八歲了。很多時候看着冷清寂靜的家，心底總是不自覺的泛起陣陣空虛感。父母早在多年前離開人世，家裡就只剩下我和姐姐二人。兩老離開時我還是六、七歲，只是看見姐姐坐在房裡為他們收拾遺物，那無力的啜泣我到此時此刻依然記得清楚，是姐姐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也是唯一一次。年歲漸長，閱歷愈多，慢慢的我發現姐姐和我之間築起了一道牆，我不再主動跟她說話，我也是。

大概我們都把那曾經美好的姐妹情拋在「記憶」裡的某個角落……

姐姐的鳳目上挑，不怒自帶威；形狀雖不圓大，卻秋波流轉、顧盼生輝。狹長的眸子永遠泛着迷人的光澤，如同琉璃輾轉在動人的雙眸中。溫情脈脈時，便會碧波蕩漾，撥動心懷，把女人的性感發揮到極致。正是她的那一份神秘感，吸引着男人的眼睛。她很聰明，永遠是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同學們的好榜樣。對於擁有才貌雙全的姐姐，我是很驕傲的，她是我的偶像，我的目標。

但一切在她中七畢業後都改變，她主動放棄入讀大學的機會，提早進入這個社會工作，然後改讀大學的兼讀課程。為此我多次和她起衝突，然而她固執得像頭牛般，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的感情起了強烈的變化。加上工作和學業的兼顧讓她忙得不可開交。我漸漸覺得這個姐姐變得愈來愈陌生，對她，我鎖上了自己的心房。我噤着嘴，接着托一下架在我鼻樑上那黑色粗

框的眼鏡。快到高考，我要好好努力才行！伸個懶腰，右手轉着自動鉛筆，左手撐着下巴，看着面前堆積如山的參考書。身後突然傳來鑰匙插入的聲音，門一開，入眼的竟然是姐姐的臉龐。她頭髮全披散下來，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凌亂的頭髮和臉上的黑眼圈在顯示着她休息的時間根本不足夠。瞧見這樣的姐姐，我心底不是沒有閃過一絲的驚訝，「還沒有睡嗎？」從前清脆膩人的嗓音也變得沙啞起來。「睡的了……現在就睡了。」說罷，我立即跑進房間裡，關上門。

腦海不停浮現姐姐剛才的臉蛋，眉頭不自覺的緊蹙了起來，才沒見——半個多月，她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心臟突然一陣收縮，說不出來有種怪異的感覺，是女人的直覺吧。緩緩的拉開門，我伸頭偷窺着——姐姐在溫習，可是晶瑩的淚珠凝在她眼眶裡，她這樣看得我好心疼，心像瞬間被撕裂了開來，碎成了一片片。我站着不動了，靜靜的望着她的背影，喉嚨一陣乾涸，想喊卻叫不出半句聲。這個畫面很熟悉……十年前她也是這樣背着我偷哭。滾燙的淚終於滑過她那悲哀的臉龐，她崩潰似的捂着臉啜啜大哭，憋了多年的眼淚像開了閘的海水，一湧而不可止。

姐姐的淚水讓我一愣，心底起了波動。我的時間停止了，只能呆若木雞地看着眼前既無助又受傷的她，腦袋像火山爆發般的轟炸起來，炸得我腦海一片空白。

突然！原本一片漆黑的空間猛然亮了起來，一個個畫面從我眼前閃過，是孩提時代的我們——「姐姐是笨蛋。」我仰頭對高自己許多的姐姐甜